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10年纪实文学

ZHISHIJIZHONGGUOWENXUEDAXI
2010NIANJIJISHIWENXUE

◇主编/韩忠良◇本卷主编/丁晓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10年纪实文学

21SHIJI/2010NIJIANSHI WENXUE
2010NIJIANSHI WENXUE

◆主编/韩忠良◆本卷主编/丁晓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

C 丁晓原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0 年纪实文学 / 丁晓原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5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964-9

I. ① 丁… II. ① 丁… III. ①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071 号

2010 年纪实文学

责任编辑 常 晶 王维良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964-9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报告文学，回到现实大地的行走

丁晓原

历史化倾向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特征。参加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终评，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种倾向的印象。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入围的历史题材比例之高，既反映了这一题材类型的作品总量较大，也表示了鲁迅奖初评委员会对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普遍认同。初评入围22部（篇）作品，其中贾宏图《我们的故事》、李春雷《木棉花开》、岳男《陈寅恪与傅斯年》、丰收《王震和我们》、张培忠《文妖与先知》、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彭荆风《解放大西南》、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赵瑜《寻找黛莉》均为历史纪实，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作品。同年评出的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情况大体相同，获奖的5部作品《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木棉花开》（李春雷）、《生命第一》（何建明）、《王震和我们》（丰收）、《中山路》（杨黎光），多数为历史纪实作品。



报告文学大规模进入历史，造成了人们对于报告文学既有认知的某种混乱，使人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命名提出质疑，并且认为应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出现绝非偶然，实际上人们意识到报告文学的现有概念，已经无法概括所有纪实类文学作品的全部，需要有所突破其局限，故以‘纪实文学’概念来容纳进更为宽泛的内容。——我们不妨套用国际通行的‘非虚构’概念，把‘纪实文学’确定作为纪实类文学作品的总称，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特殊历史地位的报告文学，则是其中的一大构成部分。对于报告文学，应始终强调其最初由新闻特写演变而来的特性，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突出其‘文学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①这段言说基于报告文学文体泛化的事实，以为需要突破报告文学现有概念的局限。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其主要价值在于提示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膨胀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将以“纪实文学”取消“报告文学”视为“突破”，这并不合适。因为“纪实文学”之“纪实”，其“实”并不完全是“非虚构”所表示的“实”的意义。如“纪实小说”可以归为纪实文学体类，但显然它所写不是尽然非虚构的。

纪实文学不是一个具体的文体指称，而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体范畴，将它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并置而称，可能是非逻辑的。在我看来，突破报告文学现有概念的局限，首先应该回到报告文学概念本身。如上所引中指出，“对于报告文学，应始终强调其最初由新闻特写演变而来的特性，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

① 李辉：《纪实文学：直面现实，追寻历史——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卷（1977—2000）》，《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关系”。“报告”所意谓的一是非虚构的，客观实有的，二是时新的，现实中最新发生、发现的。非虚构性和新闻性构成了“报告”内质的规定性。但是“新闻”所表示的“新近发现”的这一诠释，给了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在题材选择的时间维度上留下空间，为报告文学的进入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学理逻辑。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海葬》（钱刚）、《红军西路军女士蒙难记》（董汉河）等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史志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材料，而且对历史也作出不少新的解释。像《海葬》的结构方式和主题取向，构成了典型的历史与现实有意味对话的叙述模式，显示出优秀的史志报告文学对于复式叙事的追求。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是可以进入历史的。我们不必因为这样的进入而置换报告文学文体的称名。报告文学的概念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文体，随着文体自身的演进和时代的变化，它应该也必然会注入新的义项。但是报告文学的历史进入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关于新闻的解释中，主要是指新近发生的，其次才是指新近发现的。因此无论是从文体功能的基本设置，还是从文体的现实之需，报告文学都应该摆脱历史叙事的诱惑，回到现实的大地，发挥它作为时代文体的独特作用。

历史叙事对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有着一种真实的诱惑。这种诱惑当然与历史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质有关，但根本上还是由报告文学写作存在的一些独特性所生成的。应该说，在诸种文字的写作中，报告文学，特别是长篇报告文学写作的成本可能是最大的（当然那种“经营性报告文学”有可能是利益最大化的）。依赖于大量采访的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要有强健的体能支撑，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首先应该是一种行走的文字，需要进行田野作业。即便是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也不能缺失采访这样的关键环节。采访不仅可以获取关于对象的第一手材料，进入对象存在现场，而且也是主客遭遇

感应，产生真切生命感受的基本前提。但是现在一些历史非虚构写作，删除了必要的采访、寻访环节，从资料到资料，成为一种缺乏历史现场感和生命体温的书斋文字。历史写作的诱惑还来自于它可以规避现实报告的一些风险。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模式”，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非虚构本身，自觉或不自觉的“失实”有时会给作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一独特文体对现实深度的介入，因为这样的介入会影响当事方的某些利益。而相对而言，历史题材的写作这样的风险会少一些，甚至小得多。因此，报告文学的历史化，差不多就是报告文学作者的一种“隐士”行为。

二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境况，我们需要倡导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事实上不少报刊和作家也为此作出了努力。《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专栏“现实中国”成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高端品牌，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一些前沿题材的即时性报告，创构了这一栏目的重要特色。2010年就刊发了《一个民办基础教育家的“另类教育”》《组织部长》《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中国式拆迁》《揭开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等取材于现实人事的重要作品。《中国作家·纪实》则推出了《小岗之子》《中国维和英雄》《王家岭的诉说》《起航，信义之船》《西风烈：崛起的鄂尔多斯》等或讴歌现实英模先进、赞美崇高人性、叙写区域发展，或揭露现实问题的题材重大的作品。此外，去年创刊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和香港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华夏纪实》也都致力于报告当下中国的进程和人物事件等的存在。2005年创刊的《华夏纪实》坚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生”，并且重视发表反映现实生活中人物事迹与心路的报告文学，如《感恩——记客家

“山歌皇后”郑钢坚》《霍东龄“四重奏”》《宝石人生》等。一些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在2010年注意从当前选题取材，何建明在《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发表了两篇报告重大先进典型的人物报告文学《让总书记感动的人》和《天堂创造者》。写作过《木棉花开》的李春雷除了发表多篇关于玉树抗震救灾的报告文学外，还分别在《中国作家》和《光明日报》发表了《鄂尔多斯高原》和《黄梁美梦》等作品。

2010年非虚构写作最具有某种新闻性的是《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的倡导。曾经发表过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率远不如《当代》《中国作家》和《北京文学》等。各种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年选能从《人民文学》选录的作品相对较少。当然每个刊物应有它自己的特色设计。大约是考虑到作为国家文学重要品牌应该在某些方面发挥它应有的引领作用，《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起推出《非虚构》栏目。“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定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主编李敬泽例说，所谓“非虚构”，就是“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①“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②《人民文学》还举办“非虚构：

① 《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留言。

② 《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内容简介。

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启动名为“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这里所说的“非虚构”显然是一个包含了报告文学在内，但比报告文学内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类概念。其实，《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并非是一个新的文学命名，它源于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已有介绍。“非虚构”的指称不符合汉语对于文体命名的习惯，它意指一种文类，如同“纪实文学”一样，只是纪实文学的外延比“非虚构”的外延更大。《人民文学》“非虚构”的意义不在于命名，而在于对“非虚构”赋予了更多新的诠释和中国价值。它在现时对“非虚构”的标举，或许能推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写作。本年度《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发表了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等作品，但显然更为人看好的是梁鸿的《梁庄》、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和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前两篇作品获《人民文学》“非虚构奖”，后一篇得了一个“特别行动奖”。

这些作品为非虚构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伦理和新的表达可能。这首先是此类写作应当是经由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只有亲验，才能有真正的非虚构，才能呈现真实的生活现场，才能溢出滋味情意，才能生成我们所期待的文学的非虚构。慕容雪村在传销的行当中潜伏，以自己的见闻感受报告了多少有些隐秘的传销中的人事。萧相风虽然大学毕业，但其身份是一个漂泊的打工者。他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是他打工实生活的写真。“打工”“电子厂”“流水拉”“制衣厂”“五金厂”“加班”“打卡”“集体宿舍”“出租屋”“爱情”等，构成了“南方工业生活”的基本词汇，由此白描出一类人群的基本人生样态。由于提取的是自身体验深刻的生活，所以写得特别真切。“所谓的数字化时代就是由电子厂缔造而成，由流水拉上无数双女工的手缔造而成”，“在风尘仆仆的流动人潮里，在往返不息的流水拉上，

爱情是青春岁月里的防锈剂。工厂成为爱情的驿站，老板客观上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媒婆”，“在广东的高速路上，太多的爱情和仿制品风来雨去”，这样的叙写不是身处其中者是编不出来的。其次，这类非虚构写作，它拓殖了报告文学的功能。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方式，它当然应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直接的批判、质疑、反思、启蒙等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功能，而不是它的功能的全部。以“非虚构”的方式、以理性的精神，真实地呈现为读者关注的社会与人生，即是它的基本价值。这其实也应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体现方式。这样报告文学的报告域可以放宽，现实的普通人生以某种“原生态”的面目进入作品。在表达上也可由启蒙叙事的“激扬文字”转型为生活叙事的客观言说。以前所谓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的“三性”特征，现在看来，新闻性和文学性是必要的，而政论性则未必应一体统具。在新世纪文学接受的语境中，读者可能更需要对作品以自己的认知去理解评判，而不一定喜欢作家通过直接指点给出作品的意义。本年度《人民文学》所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就是祛政论性的作品，作家的价值取向内蕴在作品具体的叙述之中。典型的例子是《梁庄》。我以为梁鸿的《梁庄》是最耐读的作品。中原梁庄是作者生长的故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存在的一个标本。梁鸿设置了“静默叙事”，讲述乡村景象和百姓的生活故事，表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内地农村的现实危机，其间流溢着一种深深的涩味。有论者对《梁庄》提出了异议，以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①，其实“有效的理念”是有的，只是内蕴在作品叙事的深处，需要读者去咀嚼回味。

面对非虚构的文学新的状况，与其说放弃对报告文学概念的

①《活生生的生活最容易被理念遮蔽——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引发“非虚构文学”争议》，陈熙涵《文汇报》2010年11月23日。

使用，倒不如对报告文学既有的观念做有效的更新。现在所说的“非虚构”，是可以指称为报告文学的，只不过不是被固化了的那种“报告文学”。

三

本年度的年选选了 11 篇作品，其中 2 篇是历史叙事，9 篇为现实报告。这样的安排既体现出编选者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报告文学的文体应该与时俱进，开放而为，但是它应当主要地报告行进中的社会现实。本年度的报告文学正是这样，对于重大的题材，报告文学的作家反应是迅速的。青海玉树地震，牵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李春雷差不多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以《玉树二题》记录了这一事件。地震是一个客体，它呈现出的是一个多面的立体，李春雷的观察、选择和表达又有别于其他作家，《索南的高原》《雪中的卓玛》写出了灾难中的温暖。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的又一具有重大历史性的盛会，孙晶岩的《珍藏世博》在世博会闭会后即时出版，作者对世博场馆做了富有情致的文化解读。世博会是各国建筑的博览会、科技发展的展示会，更是全球文化交流的精神盛宴。孙晶岩、李春雷等对于重大的关注，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职业精神。

人物是生活的主体。年选中《让总书记感动的人》《信义兄弟》《大兴安岭时间》《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等是人物类报告文学，作品为读者叙说了多种人生故事。刘义权只是部队一名普通的档案工作者，但是他将生命奉献给事业的事迹和精神感动着我们。《信义兄弟》的感染力来自于人物所体现的真实的“信义”。哥哥为了不拖欠打工者的工钱，夜奔千里，不幸全家车祸遇难，弟弟代哥哥给人结清所得。悲剧中升腾起质朴而崇高的人性光辉。李青松是“涉林”很深的报告文学作

家，本年度他所写的《大兴安岭时间》，主人公是林区“特首”安国通，这是一位新世纪独具色彩的林业改革者。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叙说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既有通常的模式，但更具基于特殊时代和人物自身特点的变式，戏剧性很强的故事中演绎着真实而动人的爱的意义。

美好和丑陋都是生活的存在。报告文学不只是需要歌颂，也需要揭示和批判。我所选的《中国式拆迁》和《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都是指向现实问题的作品。湖南作家阮梅近年以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文坛显山露水，前数年发表的《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今年则以《中国式拆迁》显示着这位女作家敢于突入现实前沿的勇气。中国式拆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景，阮梅、吴素梅围绕拆迁这一话题，描写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拆迁户各自的算计和表现，在矛盾纠结中写出了利益博弈的冲突和人心物化的杂色。朱晓军以《天使在作战》立定了他在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他今年所写《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正面看来是表彰一位正气的体育局长，但我更看重的是这部作品对于足坛丑陋的揭露。足球腐败是这两年体坛一大热词，中国的足球水准冷却了球迷的热望，而其中的腐败倒成为经常性的新闻。朱晓军的作品披露的是冰山一角，但从中可以看到滋生这种腐败的一些端倪了。

另外两篇作品《大迁移》和《饥饿年代的导弹部队》为历史纪实。与前篇作品相关，有一个“渭南书案”成为2010年纪实文学中的一个事件，不需在这里赘说。关于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种种，已有很多文字涉及。《大迁移》集中于移民故事的叙写，以此对历史进行了另一路径的反思。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饥饿年代的导弹部队》选自《发射将军》。题材似乎并不新鲜，但李鸣生对于人物的感受、把握和对于历史的表达，却是有些特

异。节选部分将渐行渐远的历史还原而推置读者面前，非常年代的物理人事在今天已难以想象，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作品由多个故事连缀而成，有些离奇的故事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政治至高无上下个人命运的无常，却让人感到了一种历史的疼痛。

2010年12月写于虞山尚湖之间

目 录

001/序：报告文学，回到现实大地的行走	丁晓原
001/让总书记感动的人	何建明
018/信义兄弟	寒 青
079/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杨立平
117/珍藏世博	孙晶岩
167/玉树二题	李春雷
182/大兴安岭时间	李青松
238/梁庄	梁 鸿
304/中国式拆迁	阮 梅 吴素梅
349/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	朱晓军
376/大迁移	谢朝平
424/饥饿年代的导弹部队	李鸣生
483/2010 年纪实文学大事记	

让总书记感动的人

何建明

2009年6月10日，中南海。

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胡锦涛手持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两眼闪着泪光……凝视片刻，他挥笔疾书：请总参党委表彰刘义权同志的感人事迹，并为他精心治疗！

刘义权是什么人？为何如此受到总书记的重视并为之感动不已？

啊，老刘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军人，一个普通的退休了的军人。工作39年，曾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科室组长，中级职称。像老刘这样的人，走在茫茫人海中，只如沧海一粟，没有人注意他，他也不会去注意别人，只管做自己的事、干自己的活，寻找自己的兴趣与价值……

老刘现在住在301医院。谁都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自己更知道。

走廊和窗外时常传来邻房病友们一声声痛苦和绝望的悲吟与哭号，然而老刘始终一脸平静，只有在已经转移到全身的癌细胞无情袭击时才偶尔皱一下眉。他比谁都清楚：他将很快告别这个

让他十分留恋的世界。那一刻，老刘的内心极端痛苦，但他保持着人的生命尊严，不哼不哈，保持微笑。

“唉！到这个时候了，他脑子里还成天想着住院前那些没有来得及整理完的档案……”妻子无奈地在一边叨咕道。

那个下午，我们一直在病房里聊天，聊他老刘过去当兵的日子，聊他几十年干的那些神秘而枯燥的工作，即使是聊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发现和曲折离奇的经历时，老刘的表情依然平静得像在端着一碗满满的水走路。“我是个平常人，一辈子只奉行一句话：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干事。其他的啥也没有多想过……”

“在我眼里，他就是这么个人——很纯，很朴实，从来没有豪言壮语，干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妻子说。

老刘真正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是2009年5月底的一天。那一天老刘被告知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侵入髓和肺部，必须立即、彻底地住院治疗。解放军档案馆像为送行一位出征的勇士，特意将几十年来与老刘并肩战斗和工作的老战友、老馆长们请来与他一起照相留念。

“那一天老刘哭了。”妻子长叹一声，道。

我转过头看老刘，坐在沙发上从没有动过感情的老刘竟然双肩剧烈地颤动着——他又一次哭了……

“保重老刘！”离别时，我想对一位诀别的人说句安慰的话，但怎么也找不到。

“没事。我挺好的……”站在病房门口的老刘依然保持着他的“刘式微笑”，向我挥手致意。转身那一刻，我发现泪水已经盈满我的眼眶……

老刘要走了。然而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走的。这个生物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应该消失的没有消失，不该消失的却要消失了。

于是人类才有了值得回味的一幕又一幕——

2009年6月某一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场隆重的将军授衔仪式举行。面对34名肩上扛着闪闪发光的将星的新将军们，总长陈炳德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地宣布道：现在我们要举行第二个议程：研究讨论总参谋部党委作出的向一位普通军人和一位普通党员学习的决定。

陈总长异常深情地说：当将军是所有军人的梦想，但能够真正当上将军的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军人都只能是一个普通军人，一生都可能是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工作。今天我们之所以作出向一位普通军人学习的决定，就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因此不论他的职位多高，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始终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全军将士都要向这样优秀的普通军人学习，学习他献身使命、忠诚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精神境界，学习他不畏艰难、坚毅顽强的昂扬斗志，学习他胸怀大局、执著追求的崇高风范。

“老刘就是刘义权啊?!”当总参谋部的众将军们拿起《决定》时，不由发出一阵轻声的惊叹与赞叹声。他们中许多人都认识老刘这人，却并不知道经常向他们提供档案材料和各种方便的“老刘”就是让军委胡锦涛主席也深深感动的优秀军事档案专家刘义权同志。

这一刻，老刘是所有将军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

2009年4月9日，一个普通的日子。这一天，解放军档案馆来了一批美国军人，他们是美国国防部代表团，前来参观我军档案馆。在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中，有一项帮助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具体工作，是由解放军档案馆和美国国防部战俘与失踪人员搜索办公室（简称“DPMO”）来完成的。

“我们馆的一位老军人，为帮助贵军查找失踪人员的线索，他在2006年10月便介入了这项工作。在浩如瀚海的数十万件档案材料中，由他负责查阅的有6万余件。在过去的两年多中，他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完成了5万余件档案的查阅，我们向贵国递交